

細說黃河蘭州浮橋圖

盧雪燕

一幅百年前甘肅蘭州風情畫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千餘件古輿圖之中，〈黃河蘭州浮橋圖〉屬性較為特殊，按清宮造辦處輿圖房分類標準，既可入「輿地」類、「江河」類，也可入「名勝」類。本圖卷首白色題籤書〈黃河蘭州浮橋圖—舊繪本〉，紙本設色，橫批裝裱，採古地圖慣用的俯視觀點作圖，由西向東俯看，方位上東下西，左北右南，雖題名為「黃河蘭州浮橋圖」，內容以黃河浮橋為中心，但反映清同治元至六年，蘭州府城、皋蘭縣治一帶的黃河兩岸山川境色、建設民情，舉凡蘭州府城垣形勢、名山名刹、黃河水車、鐵索浮橋、山巒形勢、主要建築以及市井人物等一一入畫。繪者以全景式的構圖，細緻的筆法，具體而微地反映十九世紀中葉蘭州府城一帶黃河岸邊的生活景象。

天險康衢 海市樓中——蘭州浮橋

「黃河蘭州浮橋」（圖一），最早建於明洪武初年，起因於征西

大將軍馮勝（？～一三九五），為追擊元朝殘餘勢力，在蘭州城西修建專供車馬軍隊渡河浮橋一座。洪武九年（一三七六），衛國公鄧愈

（一三三七～一三七七）將築橋地點往西挪移，稱「鎮遠橋」，春設冬撤（冬季嚴寒，黃河結冰，車馬人等逕行於冰上，不需浮橋。），十八年

（一三八五），蘭州衛指揮僉事楊廉（一四五二～一五二五）又將浮橋移築於水流較緩的白塔山下，從此未再遷移，成為清光緒間蘭州浮橋改為鐵橋（圖二，今名中山橋，建於一九〇六年）前，明、清兩代中原跨越黃河，通往青藏、新疆主要通道。

展閱此圖，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橫跨黃河的巨大浮橋，浮橋是以二十四艘船隻串連組成，為了固定船身，船與船間用巨型鐵索條和麻草編成的粗大繩索相互連接，鐵索在上，麻繩在下（圖三）；為了防止浮橋

因河水衝刷分散，兩岸立有俗稱「將軍柱」的鐵鑄橋柱和大木橋柱，分別繫聚鐵鎖與繩索，宛如一條浮跨在河水上的長龍，古蘭州八景之一的「降龍鎖蛟」指的便是浮橋獨特景象。當然為了方便通行，船上還架有木梁，鋪上木板，兩側圍上紅色護欄，不但橋面平直，更保障了人、馬、車的安全。洪武間人徐蘭著〈河橋記〉說，行走於橋上「令相屬隨升降，貼若坦途」。從岸上鐵柱上銘記「大明洪武」、「嘉靖」、「康熙」等年號可知至少在同治六年以前，鐵柱已更換



圖一 清 黃河蘭州浮橋圖 縱120公分，橫21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現在的中山橋 劉欣欣攝



圖三 浮橋構造

棕一白馬，執龍幡，著對襟官服官員二人；執槍、圓球，穿對襟黑色大褂，大褂正中補白圓布者六人，騎一棕馬、一灰馬，著對襟黑色掛服官員二人；騎一棕馬、一灰馬，著補掛官員兩人，總計四十七人。在浮橋南岸，靠近「橋門」的地方，還有一名著紅色對襟上衣，前胸補白圓布小吏一人，正準備燃放地面上的爆竹，根據行走方向，應是歡迎總督返城，也是行伍中的一人。

奔流到海不復回—— 黃河、皮筏、大水車

「黃河之水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大詩人李白這兩句對黃河水生動描述，道盡黃河自古以來水量豐沛，綿遠流長的事實。在流經蘭州府時，先是平緩順暢，跟著愈發湍急，來到鎮遠橋以西約五百米處，則因為兩山交雜，河道變窄，水流頓時波濤翻騰，激起無數白色浪花，形成著名的「白馬浪」。(圖六)關於黃河水，本圖作者以極細緻工筆，用「S」形紋表示，彎度大，水流急，



圖四 出巡隊伍（一）

重鑄多次，見證了三百多年來，古渡天險，浮橋歷經維護、修建、補強的歷史經過，而浮橋擔負交通功能長達五百多年，截至十九世紀以現代工法改建後方結束其風貌。

鑼聲響起—— 庶民迴避—— 總督出巡

如果說浮橋是圖繪重心，那麼橋上總督出巡儀仗，便是整張輿圖的焦點所在。按清代禮制，總督出巡，其



圖五 出巡隊伍（二）

儀仗隊中，有舉「迴避」與「肅靜」牌的，有扛「杏黃纛」、「青扇」、「飛虎旗」與「青旗」的，更有配帶兵拳、雁翎刀、獸劍、金黃棍及皮鞭的皂隸與親兵，外加文武官員，陣容龐大，人數眾多，本圖浮橋上的行伍，展現的正是這般景象。(圖四、五)

圖繪顯示，浮橋上的行伍大皆兩人成排，自北向南，徐徐前進，依序是舉「肅靜」紅牌的兩人，舉「迴避」黑牌兩人，著「督」字黃馬掛及扛飛虎旗者兩人，著「督」字黃馬掛及扛紅色「令旗」者兩人，騎馬著補服官員兩人，著「督」字黃馬掛，分執「青扇」與「華蓋」兩人，穿白衣扛金鑼黃旗者兩人，著黑色補掛左手執鞭武官兩人；著紅色補掛右手執唵珠武官兩人，撐紅羅傘一人；著黑色補服騎馬官員一人；牽一鋪紅鞍白馬小吏一人；兩兩並排，著黑色對襟官服，左手帶刀官員六人；著黑色補掛官員兩人；抬總督綠色大轎者四人；攜著藍色大袍，乘坐轎內總督一人；攜護大轎，著白馬掛將官一人；各騎一

彎度小，水流緩，白馬浪波濤洶湧，波紋自然綿密，而在岸邊、在橋底，水流所激起的朵朵浪花亦見細細描繪，令人眼睛一亮的是，在這滔滔水面上，最接近讀者視角的地方，竟出現四艘羊皮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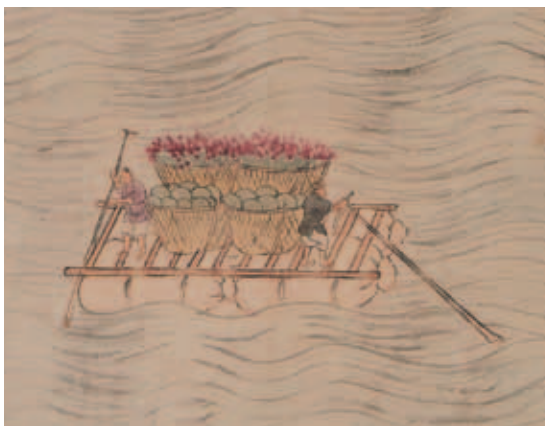
羊皮筏子，是以「羊皮為囊，吹氣實之」的水上交通工具，它有皮質堅韌，製作省便，遇礁不破、吃水淺、輕便耐用等特性。黃河經常波濤洶湧，浮橋雖稱便利，但每年只要汛期一到，就不免有所折損，加上春設冬撤，的確也有所不便，所以，「皮筏」可說是黃河古渡上的最常用的交



圖六 白馬浪與羊皮筏子

通運輸工具。圖上皮筏(圖七)，皆繪在浮橋西側，三艘馱載木材，一艘馱載「大紅花」和「蜜瓜」，每艘皮筏上有筏夫兩人，各持一槳，或坐或立，板槳鬥浪，頗有「輕似沙鷗水上浮，隨波一剎過前洲。」的意境。蘭州城黃河岸邊，亦停放著進貨中的帶輪槳的有棚官船一艘(圖八)，旁邊還有規模不算小的帶貨木筏一艘，看來除了皮筏，黃河上的運輸船還真不少！

滾滾河水，繼續奔流。順著水流逶迤東下，鎮遠橋以東，水流似乎漸漸平緩下來，水面上除彎度較小的



圖七 羊皮筏子



圖十三 總督署



圖十二 蘭州城



圖十四 長春園之懸樓式建築



圖十五 畫中長春園懸樓式建築當與山西懸空寺建築類似
劉欣欣攝

次擴展，最後在同治元年，由護理陝甘總督恩麟（蒙古人，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進士）於內城城門增築甕城後，奠定了圖上蘭州城的模樣。（圖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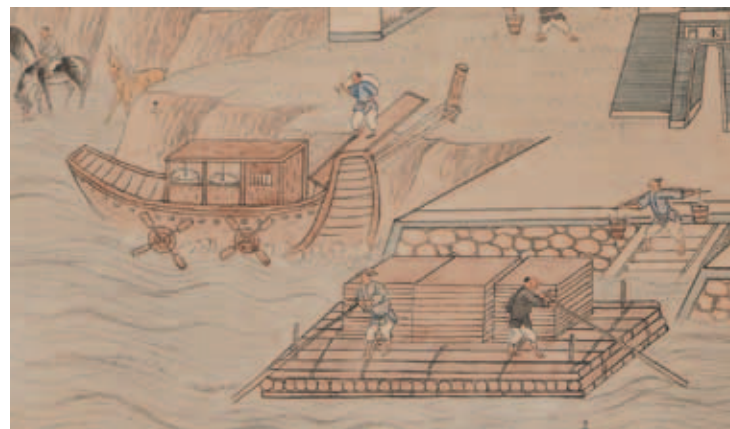
圖中所見，蘭州城城垣藍灰色、雉堞白色、城樓紅色（樵樓、箭樓），內城呈長方形，築東、西、南城垣三道，南門、東門、西門，北城垣與外城共用，因沿黃河岸，故不修外郭，原來的北門就成了外城門之一了。外城除北面直線城垣外，東、南、西三面中間地方向外凸出，共置城門九座，自南梢門起順時鐘方向為□（字跡模糊，似「遙」字）巷口、西梢門、橋門、北門、水門、廣武

門、東梢門、小梢門。內城因俯瞰視角，舉目所見，除綠木外，大皆綠色屋頂，櫛比鱗次，密密麻麻，其中最突出的四根高聳入雲的紅色旗杆，上懸「陝甘總督部堂」及「兼管巡撫部院」旗，相當醒目，旗杆下方屋頂塗上黃色，應該就是總督署。（圖十三）內城還有兩座「塔」，一在城中央，一在城之西北角處，未記其名，推測可能是毀於同治十三年（一三九二）的木塔寺。還有城北水車穿過城穴旁貼註「看河樓」。城內總督署邊上貼註「□子石」，推想應是「山子石」，原是明肅王所建花園——凝熙園。

關隘、古剎、黃河岸邊的茶樓、

「S」型紋外，還出現遠近不一的四艘渡船（圖九），客坐其中，筏夫持槳立於兩旁，從乘客的剃頭、披紅頭巾的裝束來看，恐非漢族、非滿族，或許是沿絲路東來的中亞民族吧！

黃河岸邊的汲水水車的稱呼很多，像是天車、翻車、灌車、老虎車等，是明嘉靖間蘭州進士段續（生卒年不詳，嘉靖二年進士）創建，由於黃河在蘭州段與陸地落差極大，汲



圖八 有棚官船及帶貨木筏

挾山跨河——
城郭、名剎、關隘、酒樓

今日的蘭州市，範圍包括黃河南北兩岸，然圖繪上的「蘭州城」位於黃河南岸，該城始建於北宋元豐六年（一〇八三），歷經明、清兩代多

水不易，段續水車創制成功以後，水車便成爲黃河汲水的最佳工具。本圖所繪水車有三處，都在黃河南岸，一是靠近東梢門的十輪水車（圖十、十一），二是靠近水門，渡槽通過北城，專供蘭州內城汲取黃河水的單輪水車，三是專供蓮花池灌溉取用的單輪水車，十二輪水車全塗上黃色，相當醒目，而且外形就像巨大的古式車輪，軸、輻條、葉板、外圈、取水斗樣樣不缺，寫實風格，不言而喻。



圖九 載客渡船



圖十一 現在的水車（劉欣欣攝）



圖十 十輪水車



圖十八 藏人與大獒犬

水挑柴火、背糧賣瓜的，也有拿大茶壺替客人倒水的茶販，更多的是在黃河邊上茶館、寺觀、酒樓做休閒活動的；他們姿態各異，或站或立，從穿戴也知道來自不同民族，像是戴瓜皮帽的滿人，別頭結辮的漢人、包頭巾的回民，還有戴淡黃色藏帽的藏人等，將畫面裝點的十分有趣，也說明蘭州自古以來，就是各民族匯集的民族走廊。

動物以馬最多，驢次之，馬多半是座騎（只有金城關下所繪的那一前一後入關的馬馬用做拉車），驢用在馱載貨物。除此，畫裡還有三條狗，一頭牛以及一隻鷹。最有趣的是藏人牽的那條狗（圖十八），不但特別大，全身又黑又亮，一條毛茸茸的尾巴還往上翹，一看便知是來自青藏高原的大獒犬。

尾聲

〈黃河蘭州浮橋圖〉繪自何人，又曾為何人所藏，至今並無確切資料可解，圖上的殘餘紅簽，或有誤貼（如「廟灘」誤貼在白塔山上），所



圖十六 白塔寺



圖十七 現在的白塔寺 劉欣欣攝

酒樓，也是圖的重點所在。茶樓部份沿著黃河北岸，自西向東有長春園（圖十四、十五）、太平樓，再往東，還有一處夾在一堡城（可能是王保保城）和廟宇間的屋宇，一小童立

於門前，半遮半掩，可能是黃河岸上的住家，其中長春園、太平樓樑柱直插入黃河岸邊陡峭的山崖，應該就是著名的「懸樓式」建築。至於廟宇，黃河北岸自山下往上有玉皇閣，閣後及太平樓後皆有小路上山，前者沿途有十座舖房直達北塔山山頂之白塔寺（缺字，但應為白塔寺無誤）。（圖十六、十七）後者則立「迷津」、「覺路」牌樓各一座。白塔寺內繪有六重塔，寺北還有廟宇，有橋相通。此外金城關西有金山寺，寺門繪有彌勒佛。較奇特的是金山寺與關門之間的青樓，樓內每個門口都有塊小牌子，樓門口有一婦人倚門向外張望，顯見本圖極高的寫實性。

黃河南岸廟宇更多，有三聖廟、金天觀、崇慶寺、臥佛寺（中間一棟似懸樓式建築）、白雲觀、城隍行宮、風神廟、清真寺、太清宮、龍王廟等等，道教、伊斯蘭教、佛教都有，相當多元，除了名利、廟祀之外，小稍門外的大教場，華林山上的滿城，與滿城遙遙相對的龍尾山四墩，以及山頂上前庭插著高直黑色木

杆的不知名廟宇，更添圖繪的本身的豐富性。

金城關繪在圖左邊緣，城樓上藍色青磚顯示，樓上置箭樓，清甘肅文人張澍（一七七六—一八四七）有詩云：「倚岩百仗峙雄關，西域咽喉在此間。」說的就是金城關北依白塔山，南臨黃河，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雄偉氣勢。

畫裡衆生——人物、動物及其他

房屋、橋樑、城樓、河流已經概括十九世紀中葉蘭州城內外黃河兩岸的基本面貌，然而若要「生動」，那麼「人」，以及「人」所從事的活動就不可或缺。

〈黃河蘭州浮橋圖〉圖幅巨大，繪者用中國畫裡最常用的「散點透視法」，將蘭州城內外，從河流到陸地，從山下到山上的所有人、事、物、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除了浮橋上的行伍之外，仔細算算還有一百三十多人散布在畫內的各個角落，有手提鳥籠的、手腕上架著鷹的、牽著小童閒逛溜達的人，也有挑

執唸珠，頭上好像戴著清人「雨傘帽」的武官，是否真的是清制裡的正式「官員」呢？因為清代典制中不見紅色補服記載。凡此種種，仍有待方家解決。

再者，甘肅省博物館現藏有展現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以後，光緒九年（一八八三）以前，府治所在地——皋蘭縣城的山川形勢城郭圖，稱作〈金城攬勝圖〉。「金城」，「蘭州」別稱，據載，此圖是迄今為止，發現保存最完好，也最能完整反映出同治光緒之間蘭州形象的畫作，殊不知本院收藏的清同治初年繪本〈黃河蘭州浮橋圖〉，較之年代更早，描述範圍更廣！北宋大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描述北宋汴京及汴河自然人文風光的最偉大畫作，〈黃河蘭州浮橋圖〉本身的藝術性雖與之相去甚遠，但從寫實風俗畫的角度切入，誰說它不是清代蘭州地區的「清明上河圖」呢！

總的來說，〈黃河蘭州浮橋圖〉的寫實風格無庸置疑，但仍存在諸多疑點。例如，黃河南岸三聖廟旁，繪有馬三匹和驢一頭，皆足涉黃河水

中，看似渡河，卻又像在淺灘喝水，其中低頭飲水的那匹黑馬背上還馱載一人，是否說明騎馬就淺灘渡河也是古渡的方法之一呢？還有，總督出巡行伍之中，那兩個穿紅色補掛，右手

本文撰寫基礎，始於二〇一一年「明清輿圖數位典藏字計畫」，此計畫邀請北京大學史地學者李孝聰教授來院共同進行該圖之基礎解圖工作，特此申明並致謝。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